

潮汐馥郁的海洋文學

夏曼·藍波安文學在日本

文·圖——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

臺灣文學近年來因日本學者積極地翻譯投入，慢慢地在日本讀者市場的邊緣找到一個安置的角落，這些譯本究竟有多少讀者群不得而知，但相信臺灣文學一定將會隨著外譯的洋流流向世界文學的海洋，激盪創造出無限的閱讀可能。

自從夏曼·藍波安的〈黑色的翅膀〉於2003年由魚住悦子譯出，收錄於下村作次郎編選《台灣原住民文學選》第2卷之後，他的文學就受到日本評論家、作家、學者等人高度的關注，他們甚至親自前往蘭嶼希望貼近作家的文學風景。九州大學的特任教授高樹のぶ子也特地邀請他參與2007年所舉辦的「アジアに浸る（Soaked in Asia, SIA）」系列活動。2010年夏曼·藍波安代表臺灣受邀出席東京舉辦的國際筆會，堪稱是2000年後因臺灣文學外譯交流，而與日本文化界互動甚為頻繁的一位臺灣作家。

夏曼文學的日譯活動最重要的推手，當屬下村作次郎與魚住悦子兩位。他們為了翻譯作業多次造訪蘭嶼，深入部落進行田野調查，不厭其煩地與作者反覆確認達悟族語的表記方式，甚至為了正確譯出魚類名稱，譯者還親自前往大阪的海遊館確認魚種，這樣的求證精神令人佩服不已。

2014年兩人再次合作譯出夏曼·藍波安的《冷海深情》（魚住悦子譯）和《空の目》（下村作次郎譯）兩冊。其中，《冷海深情》收錄《冷海情深》（1997年）的13篇散文和《老海人》（2009



年）的兩篇短篇小說〈安洛米恩的視界〉、〈浪子達卡安〉；《空の目》收錄《老海人》的〈老海人洛馬比克〉和《天空的眼睛》。夏曼·藍波安的《老海人》、《黑色的翅膀》、《冷海情深》、《海浪的記憶》、《天空的眼睛》等作品，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目前已全數日譯完成。夏曼·藍波安顯然是當代臺灣文學作家中作品日譯比例最高的一位作家。

這兩本以夏曼·藍波安的海洋文學出版後，日本的「書評欄」中至今出現三篇書評¹：

1. 野田正彰，〈潮の香りたつ海洋文学（潮汐馥郁的海洋文學）〉，《熊本日日新聞》，2015年1月18日。

1. 感謝下村作次郎教授提供筆者這三篇書評的日文報紙資料，謹此致謝。

2. 高樹のぶ子，〈日本の心性呼び覚ます台湾の小島の知性（喚醒日本の心性台灣小島の知性）〉，《毎日新聞》，2015年3月15日。
3. 後藤明，〈タオ族の生活や蘭嶼島、そして人々の細な心理を描く台湾の東南海上、フィリピンとの間、バシー海峽に浮かぶ蘭嶼島（描寫達悟族的生活和蘭嶼島及其族人的纖細心理 台灣的東南海上和菲律賓之間，浮在巴士海峽上的蘭嶼島）〉，《図書新聞》，2015年7月11日。

野田正彰是位精神醫學者，長期關注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，「海洋文學」一詞在日本雖然不是慣用語，然而他卻很快就接納了這個詞語，並將夏曼·藍波安文學與其他世界文學名著相較，以利日本讀者進行閱讀想像：

日本是懸浮在海上的島國，漁業興盛，但卻熱衷於遠洋漁業、應付大都會的商業漁業和近海的養殖漁業，無法理解與海共生的整體文化。它不是如海明威的《老人與海》、梅爾維爾的《白鯨》令人興奮與大魚搏鬥的小說，而是由夏曼·藍波安推展出來潮起潮落充滿潮汐馥郁的海洋文學。

高樹のぶ子は位小說家，在文學上與夏曼·藍波安交情頗深，是他重要的知音。在他的書評中除了介紹達悟族的風土民情之外，還特別提到在東亞地緣政治上，夏曼·藍波安文學的文化意涵和文明批判的意義：

夏曼的作品並非直接提示達悟族的主張，而是淡淡的記述他們的喜怒哀樂，其結果卻帶給文明社會新鮮的發現。在這裡存在著如此生活的

人們，唯有那樣確切的感受方使閱讀的人們謙虛地覺醒。小說本身的力量就在於此。……這是身在文明中，從批判文明的立場所無法產生的效果。如果在世界的架構中思考，來到盡頭的邊緣蘭嶼島，藍波安在那個場所的書寫是巨大的。在少數人棲息的蘭嶼島的對面，有著政治和文化上具有絕對性的臺灣，而那個臺灣更與巨大的中國大陸對峙著。

第三位評論者後藤明是任教於日本南山大學的人類學家，其專業領域是海洋人類學。他曾在「環菲律賓海高峰會」時舉辦〈獨木舟復興計畫〉（為達到南島語族越境認同和文化復興之目的的活動），邀請夏曼·藍波安到新加坡參與他們的活動。因此，他對夏曼文學世界的理解重點有別於上述的兩位評論人。後藤一開始就標誌了蘭嶼島的地理位置：「蘭嶼島位於臺灣的東南海上和菲律賓之間，漂浮在巴士海峽，是黑潮沖刷的島嶼。南方延續到菲律賓群島為止，與巴丹群島相連」，提示了夏曼·藍波安的海洋邊界究竟連結到何處？他歸納夏曼·藍波安文學的特徵：「一方面以雄渾的筆緻描寫在大自然中與魚格鬪的自己和達悟族人，一方面描寫能否成為真正的達悟人？或是生活在臺灣和島嶼的夾縫中苦悶而纖細的心理。」然而，他的文學卻因「海洋」而顯得廣闊無際。

由上述這三篇書評可知日人評論者對夏曼·藍波安海洋文學的肯定與推崇。臺灣文學近年來因日本學者積極地翻譯投入，慢慢地在日本讀者市場的邊緣找到一個安置的角落，這些譯本究竟有多少讀者群不得而知，但相信臺灣文學一定將會隨著外譯的洋流流向世界文學的海洋，激盪創造出無限的閱讀可能。☒